

## 第二十六回 說黃允隻身通信 誅藍能八面埋伏

詞曰：

由來世亂見超群，矢志掃妖氛。堪羨一門皆雋，笑他群醜昏昏。

專征大將，待時而動，果建奇勛。只須一番深計，等閒了卻狂魂。 右調《朝中措》

話說逢玉辭了吳督府，放炮開船，舳艫相接，旗幟蔽空，一帆風來到惠州。逢玉請梅英與諸葛同到來商議。諸葛同道：「永安賊徒雖有眾數十萬，分屯險要，然皆散仔，無足輕重。惟藍能勇悍而猾，為諸賊所畏服。若破藍能，則群賊自喪膽矣。」逢玉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諸葛同道：「新田、南嶺為賊手足，描眉、上鎮為賊耳目。將軍當撥兵一枝出鵝阜，牽制南嶺、新田，撥兵一枝出中鎮，扼塞描眉、上鎮，而自統大軍直搗礪頭，此上策也。」逢玉喜道：「軍師論兵如指諸掌！」復向梅英道：「敢煩大王帶本部兵將，即此上岸，超鵝阜以逼之，且堅壁勿戰，俟破礪頭，再圖進取，必得如軍師所料。」梅英道：「小弟願往。」遂辭了逢玉而行。逢玉更使盤摩羅為正先鋒，以馬贊、單勇為副先鋒，由苦竹派進據佛子凹，大軍隨後進發不題。

再表藍能，破了縮朒，縱軍大掠，東至程鄉，北至龍川，南至東莞，西至博羅，無所不到。及聞吳桂芳復至，發兵收捕，方才號召各隊回山。又奪了許多嬌姬美女，聚滿一寨，酣歌恒舞，終日在溫柔鄉矣。及聞黃逢玉率兩寨人馬來征，他自道自己英雄，便不把來將放在心上，也不與貴兒商議，逕調賴肇明為先鋒、張易為元帥、黃允為救應，率眾三萬往前抵敵。兵至驕歷，佛子凹已被盤摩羅占了。張易喚賴肇明進帳商議道：「探得瑤人其鋒正銳，只宜深溝高壘堅守勿戰，待他索戰不得兵沮意懈，出奇以擊之，當無不勝。」賴肇明道：「大王自斬陳鐵牛以來，所向無敵，今日丞相獨當一面而乃畏怯如是，寧不令山靈笑人耶？末將料瑤人狐鼠之雄，今已離其巢穴，必無能為。末將願身先士卒，保為丞相破之。」張易再三阻遏，肇明不聽，起兵而行。張易無可奈何，只得領了人馬隨後跟來。

行不十里，一聲炮響，見盤摩羅擺成陣勢，提著宣花斧立馬門旗下，左有馬贊，右有單勇，威風凜凜，與那縮朒的兵馬大不相同。賴肇明出至陣前，指定罵道：「爾是個不入版圖的山精，怎敢也來太歲頭上動土！」盤摩羅聞言，怒得豹跳出敵，舞動大斧直殺過來。賴肇明部將沈英道：「不須將軍動手，待末將擒來。」說畢，挺槍來戰。盤摩羅舉斧向頂門劈下，沈英急把槍向上一抬，就如半天裡落下一個太行山來也無這般重，響亮一聲，槍桿折作兩段，虎口並裂，幾乎跌下馬來，衝鋒過去，才欲提轉馬頭望本陣而走，早被摩羅趕至，手起斧落斬於馬下。肇明大怒，把馬一夾，舉刀向摩羅腦後斫來，摩羅大喝一聲：「賊囚緩來！」刀來斧架，斧起刀迎，一往一來，戰了一百合不分勝負。張易見肇明贏不得瑤將，命驍騎童駱駝、鄭日狐飛馬來夾擊，單勇、馬贊看見，躍馬出來，金鞭齊舉，玉鐃橫飛，各接住一個，捉對兒廝鬥，已到澗深裡，單勇一雙銀鋼從空蓋將下來，鄭日狐招架不及，正中頂梁，把頭顱打為粉碎，連馬也打挫了。童駱駝看見，心中慌忙，被馬贊一鞭打來，要躲也躲不及，翻身落馬而死。便並馬來攻賴肇明。肇明雖勇，那裡當得三員虎將，跳出圈外，欲撥馬而逃。摩羅大喝一聲：「走那裡去！」趕上前來，一斧砍為兩段。張易大驚，急要走時，馬贊一騎已到陣門，手起鞭落，把張易打於馬下。摩羅把手一揮，瑤兵一擁殺過陣來，就如一群虎般，殺得賊兵屍橫遍地，血流成渠。正追殺間，不提防黃允一彪軍從山凹裡截出，摩羅收兵不迭，被黃允掩殺一陣，倒折了些人馬，急忙退至笏竹坪扎住。黃允亦不敢追趕，招集敗殘人馬，據住月角嶺，著人飛報於藍能。

藍能大驚道：「不意瑤人如此利害！」原來賴肇明驍勇善戰，賊眾以呂布比之，號為呂溫侯，今日被誅，賊眾為之奪氣。急使人請貴兒商議拒敵之策。貴兒早已探知備細，與金蓮畫定誅賊方略。聽得藍能來請，即來見藍能道：「臣聞嘉桂山李公主，以三百女兵破縮朒二十萬眾於荔坡；羅旁五花賊破肇慶、屠三水、困省城，出入無人之境，此皆勁敵。而大王不謀所以萬全之策，徒使好鬥之夫輕舉妄動，喪軍實，墜銳氣，而今士卒膽落，三都震恐，非臣淺謀所能及矣！」藍能道：「吾不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願卿勿吝奇謀，還當為寡人籌之。」貴兒道：「大王如必欲用臣，當檄令各寨畫界固守，禁止士卒勿輕出入。待臣親到黃允寨中刺探瑤人虛實，看有可乘之機再行出戰，或者可以無虞。」藍能道：「卿慮事慎重，不比寡人輕躁，必能破敵，寡人一一聽卿而行。」

貴兒辭了出來，密藏了織錦程繭，攜個小童來至月角嶺，使人報知。黃允接進寨中，貴兒問道：「近日曾有瑤人來搦戰否？」黃允道：「昨日差細作探聽，聞得主將黃逢玉才到，尚斂兵不動。」貴兒暗喜。其夜，貴兒秉燭帳中，屏退左右，使人喚黃允到來，問道：「聞叔父是龍川生員，何為肯來做賊？」黃允道：「末將因事殺人，為官司所逼，實非本心。」貴兒道：「聞吳督府慈祥愷悌，愛民如子。天馬、嘉桂，兵強將勇，紀律森嚴。使諸將各遵約束，同心協謀，勝負尚未可知，而乃驕蹇狼戾，鼓之不進，金之不退，姪與叔父竊恐不知死所矣！」黃允道：「藍大王用賢姪之計，累勝而驕，日事淫樂，不惜士卒，其無成也必矣！末將生有生法，死有死法，獨慮賢姪為他愛婿，竭忠擡智，竟成畫餅，為可惜耳！」貴兒道：「叔父生法如何？乞賜教。」黃允道：「末將蒙賢姪父子引為骨肉。安敢相隱？官軍如勝，吾將為化及之歸唐矣！」貴兒大喜道：「吾實有此心，特恐叔父迷而不返耳！今既有同情，切須謹密。明日待小姪如此而行，叔父可親到橋田來接，反禍為福，機在是矣！」黃允亦喜。一夜無話。

到得次日，貴兒妝扮做推命的，帶了小童，假云緝探，離了月角嶺，望逢玉營中而來。將到軍營，被一隊女兵拿獲，解投梅小姐寨中來。梅小姐高坐帳中，看見貴兒生得：

笑春風三尺花，驕白雪一團玉。

肥似桃露為神，秀比梨雲是骨。

梅小姐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來此作姦細！」貴兒不慌不忙道：「小生非奸細，特來獻破賊之策於公主者。」梅小姐道：「爾識公主否？」貴兒道：「小生不識公主。有個族弟，說與公主有瓜葛，特托小生來獻計。」梅小姐道：「爾族弟姓甚名誰？今在何處？」貴兒道：「族弟姓黃，名貴兒，現在礪頭為藍大王心腹。」梅小姐聞言叱之道：「胡說！既是藍賊心腹，為何又肯來獻破賊之策？」貴兒道：「族弟條慮公主見疑，叫小生攜一物來，他說將此物交公主，轉交黃將軍一看，自然明白。」說畢，於身畔取出織錦程繭一條送上。梅小姐接來一看，暗暗驚訝道：「此繭與黃朗箱中的一樣！聞黃郎說，此巾係婆婆親手織的。」

姐為聘，難道就是他？名兒雖同，為何卻姓起黃來？」因問道：「爾那黃貴兒年紀若干？幾時到礮頭來？有甚同伴？」貴兒道：「年紀約十八歲，今年四月同著父母要到公主處，路過龍川被藍大王部將擄至寨中，藍大王義女謝金蓮愛他才貌，招之為婿，現今為三都督。」梅小姐想道：既從招親，自然是個男子。又問道：「他的父母叫甚名字？何處人氏？」貴兒道：「程鄉縣桃花村人氏，父號思齋，母為沙氏。」梅小姐暗暗驚訝道：「如此則明明是公姑了！難道逢珠叔叔的乳名也叫作貴兒不成？」

正要使人請逢玉來問，適張志龍從外進帳來。梅小姐道：「哥哥來得正好。」因指著貴兒道：「女是拿著這人到來，說話大有蹊蹺。」志龍急把貴兒一認，不黨失聲道：「此人酷似吾妹！」貴兒見了哥哥，心酸起來，掩面泣道：「小妹正是貴兒。」志龍聞言又驚又喜，忙上前道：「賢妹原來不死！這兩年住在那裡？為何如此妝扮？」貴兒道：「小妹不如此妝扮，已不能與哥哥相見矣！」梅小姐聞得是貴兒，忙離坐出來，扯著貴兒道：「既是姐姐，請進內寨相見。」到了內寨見禮畢，貴兒向志龍大慟道：「聞公主已為奴報仇殺賊，哥哥曾往火帶收回父母骸骨否？」志龍亦泣道：「賢妹勿悲，二親被賊擄至火帶，遇著門生利賓王，救在寨中，不曾受苦。三月，妹夫同李公主並這位梅映雪妹子攻破火帶，救了出來，復蒙三位安置嘉桂，優禮相待。」貴兒方知這個不是李公主，就是何足像所說救他的梅小姐了，忙拭淚向梅小姐拜下去。梅小姐一把拖住道：「姐姐不要折殺奴家！姐姐坐下，請問何故改妝？」貴兒遂把遇難改妝、到桃花村尋著公姑，如何被劫、如何招婚，及用計斬鐵牛、誅陳興、破湧口、封軍師等事，粗粗述了一遍。喜得梅小姐喝采不絕道：「姐姐有膽有識，小妹不及也。黃郎憶念姐姐，終日涕泣。前在嘉桂，為姐成服超度，幾欲捐生。今日到來太好，且請到中軍與郎相見，一慰其心。」貴兒道：「奴如此妝扮，羞見黃郎，求小姐代達罷。」梅小姐道：「姐姐已得賊心，此來必有深謀，不見黃郎如何設施？」

貴兒無奈，只得同了梅小姐來至中軍。梅小姐道：「姐姐且住在此，容奴先進去說明了來接。」貴兒遂立在轅門相候。逢玉與李公主聞得貴兒不死，父母陷在礮頭幸得無恙，不覺驚喜敬狂，急同李公主出至轅門來接。貴兒見了逢玉，滿面通紅，把扇子掩了面，不肯進去。李公主與梅小姐挽到內寨，逢玉深深一揖道：「小生負約，致賢妻受驚，今見賢妻實為惶愧！家父母蒙救護無事，不知近日可安樂否？」貴兒掩面泣道：「公姑在山，有藍能義女謝金蓮妹子朝夕侍奉，亦甚平安，郎不必憂。聞郎為奴受辱兩年，破賊火帶，深情高義，使妾躬軀莫報。」說畢，取出圖本，扯李公主至案，指示道：「此圖四至分明，險要悉具。」復指三角圍道：「此圍林深菁密，可以伏兵。公主可調強兵猛將，密密埋伏，中間虛立營寨，扯起黃郎旗號，俟臘八日，奴計遣藍能並其驍將到來劫寨，發伏擊之，強徒可盡殲也。強徒既殲，即分兵進取羊角、燕尾諸寨，可一鼓而下。公主與郎提兵一枝，直指礮頭，奴叫黃允開關來接。話盡於此，奴當即歸，遲恐有泄。」李公主道：「既姐姐如此說，奴不敢留，第奴不知姐在賊中，也就罷了。奴既知之，仍放姐獨行，卻放心不下。」因向梅小姐道：「賢妹可陪貴姐一行。」貴兒道：「這個卻使不得！奴來時沒有小姐，去時又怎帶了個小姐回去，豈不動人猜疑？」梅小姐沉吟一會道：「奴有個道理。」向張志龍道：「哥哥可向跟貴姐來的小廝，叫他把衣帽脫下來，與小妹一用。」志龍去了，脫了衣帽進來，梅小姐走至僻處，改做小童模樣出來道：「如此去得麼？」眾人皆笑起來道：「如此盡去得！」貴兒亦掩口笑道：「只是不當。」梅小姐暗藏流星睡，留下小童，跟著貴兒辭了眾人走出營來。恰遇黃讓聚集鄉勇到來，紮下人馬，進寨來見逢玉，劈面遇著貴兒，大驚道：「此藍賊偽都督，何為至此？」貴兒不答而出，逢玉搖手。黃讓問道：「將軍與此人相識麼？」逢玉笑而不言，只問道：「叔父帶多少人馬到來？」黃讓道：「共一千餘人。」逢玉道：「叔父可回中鎮，至臘八日，如此如此，可破上鎮李唐宗，乘勝往攻描眉，蘇允山可馘也。」黃讓領計自去。

逢玉升帳，聚集眾將聽令，撥單勇、馬贊、盤摩羅、趙信、唐虎、馬格、賈奇、利用，各帶一萬精勇、強弓硬弩，悄悄至三角圍分八面埋伏，聽連珠炮起，一齊殺出，不許走透一個賊徒。馬阿摩帶兵三百，於三角圍虛立營寨，豎我旗號，賊兵一至，發炮便退。既斬盡賊徒，即分兵攻羊角、燕尾、雞冠、紫簾諸小寨，至礮頭獻捷。分撥已定，各各準備，望三角圍進發，留兵兩萬看守船守。自與李公主部兵五萬，專候臘八日進攻礮頭不題。正是：

安排陷阱擒猛虎，預設金鈎鉅巨鼉

再說貴兒，同了梅小姐悄悄回至橋田，黃允接著，暗暗照會了。傳令義容、涉溪、圓墩諸守險人馬，悉撤回礮頭守禦。藍能聞之大驚，急召貴兒進來問道：「敵兵在前，而卿撤去守險兵卒，敵人得知，長驅而來如何是好？」貴兒道：「臣探得逢玉大兵盡駐佛子凹，自率一枝紮營三角圍，必將窺伺永安，圖據丹嶂宮，斷我救應。臣欲將計就計，放他兵將長驅深入，臣與黃允、李奇率兵固守，大王可與葉千、秦榮選精騎五千，直趨三角圍襲擊之，逢玉可得也。既得逢玉，便率兵轉出白溪，抄在敵人之後，扼塞險要，絕其歸路，臣與黃允開關奮擊。此反客為主之計也。瑤人雖強，必難飛去！」藍能大喜道：「卿每畫一策，必出常人意想之表！」次日，點起兵來，帶了葉、秦諸驍勇，悄悄下山，望三角圍而來。其時正是隆冬之際，愁雲四塞，冷瘴迷空。昔人有《禦瘴賦》一篇，錄其緊要數言，為游瘴鄉者覽焉：

原夫嶺南之地，冷氣之結，積以愆陽，蒸以溫熱。蛇蟲氣兮苦蘊隆而不行，卉木毒兮遇交剝而畢泄。

黃茅至冬而不衰，青草當春而已烈。其上也狀若彈丸，其下也勢則散漫。蓬蓬勃勃，若霧若煙。中之者，或悶或啞，為熱為寒。遲久則血凝而不救，吐下則藥誤之堪歎。惟夫刺兩額而針上唇，炙三里而燒五指。中腕喜其端詳，氣海貴夫審視。繼擦舌以楮葉，更解毒以刀匕。斯鄙露之微言，誠濟生之秘旨。

將到三角圍，使人探看，果有一軍紮在圍裡，繡旗招颯，現出一個大帥字來。藍能大喜，驅動人馬，殺到圍來。一馬當先，斲開轅門，卻是一個空寨，知是中計。急率眾退時，轟天一個連珠炮響，四山喊殺如雷。正不知多少人馬圍殺將來，早見一將面如鍋底，聲若巨雷，舞著八卦宣花斧攔住去路道：「盤摩羅等候多時！」藍能率葉、秦諸將奮勇死戰，摩羅舉斧相還。鬥不十合，左有單勇，右有馬贊，葉千、秦榮分頭接住，趙信又率諸將趕至，把藍能圍在圈裡。藍能奮起神勇，左鉤右撥，前擋後捺，戰了多時，霜鋒過處，一道紅光直射出來，眾人急看時，唐將軍已作無頭鬼矣。利用把手一鬆，被藍能刀從頂門破下，分為兩半，真個肝腦塗地了。馬贊看見大怒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看鞭！」一個金龍過海，把葉千一對喜看婦人的銀海眼睛雙雙打向腦後去了。馬贊打了葉千，便挺鞭來夾擊藍能。藍能殺得性起，大喝一聲，馬阿摩措手不及，又被藍能一刀斲死。盤摩羅怒得火星直爆，一斧斲去，早中藍能左臂，跌下馬來，棄了大刀，拔出腰刀猶斲殺十數人，方才被馬贊一鞭打倒，割下首級。經了一時，眼中猶射出光來哩！馬贊把首級示秦榮道：「爾的賊頭已被我斬了，苦戰何為？」秦榮看見，大叫一聲，倒撞馬下而死，賊兵盡皆丟戈棄甲，伏地乞降。盤摩羅吩咐馬格，收了被傷諸將屍骸，先運回山殯葬，然後命降卒為嚮導，分攻羊角諸山不題。

再說逢玉，到了臘八，率兵向礮而來。一路並無攔阻。到得礮頭，見山上旌旗密布，寂無動靜。天色已晚，吩咐軍士親出守

營。山上軍士看見，飛報進都督府來。貴兒傳令軍士，毋得妄動。到了次日，敗軍陸續飛報將來道：「不好了！大王被困在三角圍了！」少頃，又一起報到：「藍大王與葉、秦二將軍俱被殺，官軍已分攻諸寨了！」貴兒大喜，帶了梅小姐，各乘馬來至關前，命黃允開關出戰。李奇道：「大王已遇害，都督恐不可出戰！」貴兒喝道：「爾敢是聞變欲反了！」梅小姐取出流星錘，高聲叫道：「我為藍大王誅反賊！」說畢，一錘打去，正中李奇面門，軍士見了，盡皆散。黃允喝令開關，殺下山來。逢玉與李公主並馬立於門旗之下，見黃允到來，逢玉道：「來將留名。」黃允道：「我乃黃都督部下黃允也！」逢玉大喜，舉劍與黃允佯戰十餘合，黃允詐敗，逢玉飛馬緊緊跟著，佯喝道：「走那裡去！」李公主驅動兵馬殺上山來。藍圭急欲閉關，黃允手起刀落，斬於馬下，瑤兵一擁而入，梅小姐接著，縱兵大殺，殺得賊兵嚎哭震天，投崖落澗而死者，山谷為滿。真個：

生平作惡事，報應一齊來。

貴兒見逢玉已進關，先自回花園改妝去了。逢玉命黃允圍住老寨，將藍能宗族數百人盡數擒下，及有職事人役，按簿一一拿到中軍，上了鐐鈕，且待破了各寨一並解京正法。

分撥已定，命梅小姐引路，領了李公主來至花園，拜見思齋夫婦。逢玉跪在地下道：「不肖子留滯他方，累父母受此驚恐，兒之罪也。」說畢泣下，沙夫人扯起逢玉來，思齋道：「爾父母非貴兒、金蓮二媳婦同謀相濟，幾乎不免。」逢玉聞言，使人請二女出來拜謝，二女不肯出。李公主道：「今日甚吉，郎君便可與貴姐成親。」思齋就令人備辦花燭。貴兒聞得，使小青請進梅小姐說話，梅小姐問道：「姐姐有何話說？」貴兒泣道：「奴不遇金蓮妹子，無以至今日。奴前已許他同事黃郎，煩賢妹稟過公主，使金蓮得備小星之數，奴願以婢侍小姐終身。」說畢歔歔而泣。梅小姐聞言大驚道：「姐姐何出此言！若金蓮妹子得為姐妹，莫說一個，就一百個也不為多。」

說猶未了，沙夫人已攜李公主進來，貴兒忙拭淚相迎。公主道：「姐姐還有何事不快？」梅小姐把貴兒言語述了一遍。李公主微微笑道：「貴姐殆以常情測奴輩耳。」因問道：「謝家賢妹，奴尚未識荆，今在何處？」梅小姐道：「待奴請他出來。」走進房中挽了出來，淚容滿面，愈覺嫵媚。公主大喜道：「黃郎可謂花王矣！所遇皆非凡卉。」二人見禮畢，公主笑道：「賢妹勿憂，快快準備做新娘。」金蓮哭道：「雖蒙樛木許附葛藟，然奴兩世之恨未盡泄，三年之喪無一成，錦衾雖爛，抱之何安？還求公主借藍能之首，使奴得發喪成服，死有餘榮，況得侍左右備掃灑乎！」說畢痛哭。李公主驚問道：「賢妹何至如此？」沙夫人把金蓮之事細細述了一遍。公主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賢妹勿憂，待奴與黃郎說便了。」李公主出來與逢玉說知，逢玉道：「既如此，張氏婚事且放下。待與謝氏完了大事，再議可也。」思齋道：「我兒說的是。」

次日，黃允知貴兒原是思齋媳婦，逢玉方是思齋兒子，又驚又喜，忙來與思齋作賀。逢玉以子姪禮拜見，黃允大喜道：「賢姪英畏，姪媳又皆天下奇女子，真可喜可賀。」思齋命設宴花園，留款黃允。正飲酒間，外面報導：巡方黃讓父子與諸位將軍俱來獻捷。逢玉大喜，出至前寨升帳坐下，將士紛紛到來。黃讓父子獻上描眉偽驕騎將軍蘇允山、上鎮偽都統李唐宗首級；盤摩羅獻上藍能並雞冠山劉贊首級；單勇獻上秦榮並羊角嶺鍾矮子首級；馬贊獻上葉千並燕尾嶺徐賓首級；趙信獻上紫簾嶂張星首級；賈奇獻上黃草山許鳳元首級，寬得都群盜悉平。逢玉各各慰勞畢，就令人豎起白旗兩面，左設謝尚、謝仁一門神位，右設黃讓父母神位。先將諸賊首級擺列左右，逢玉換了素服，行子婿之紼。金蓮披麻執杖，白紗蓋頭，侍女扶至靈前，梅小姐、李公主一同來到。金蓮拈香哭拜，起來扶住靈案，放聲大哭，真個哭得淒風酸骨，日月為之不光，山嶽為之黯慘。哭了一會，回轉身來，向著逢玉、李公主、梅小姐插燭也似拜了四拜，李公主與梅小姐急忙扶住。金蓮回顧侍女道：「爾與奴致謝貴姐，今生不能相酬，來生當效犬馬以報！」說畢，抽中取出小匕首，向頸一揮。幸梅小姐手快，一把奪來擲之於地道：「妹妹怎麼如此！謝氏一門所靠惟爾，正須留個身子與黃郎商議，為爾祖父立嗣延祀許多大事，不怎爾先自死了，更望誰來？」金蓮坐在地下，倚著梅小姐嗚嗚的哭。逢玉見此光景，亦對著金蓮哀泣不已。李公主吩咐侍婢扶了回去。貴兒聞得，忙出園接入，緊緊窩伴著百般寬解他。外面思齋夫婦率領諸將盡皆禮拜，逢玉代金蓮一一回禮畢，將白旗靈座焚化了，又將諸賊首級移至右邊，祭奠黃讓父母。逢玉推牛饗士，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思齋命黃允準備花燭，要與兒媳成婚。貴兒請婆婆進去道：「願婆婆與公公說聲，可教黃郎與金蓮妹子先成親事，慰安其心。」金蓮聞之，抵死不肯僭貴兒，兩個美人爾推我讓，議久不決。梅小姐笑道：「奴是有個道理。」李公主道：「爾有甚道理？」梅小姐道：「兩人當共日成親，既可各安其心，又可圖簡便些，只是太便宜了黃郎！」思齋聞之大喜道：「梅媳之言是也。今日爾姐妹當一同花燭，飲個合歡杯兒。」四女皆喜。當夜花園擺設起來，四女妝飾得天仙般簇擁出至亭中，貴兒欲讓李公主居首，公主道：「姐姐差矣！奴可僭姐姐，則梅家妹子亦可僭奴，此事如何行得！今只以遇郎先後為次序。」思齋道：「公主之言是也，媳婦毋得過讓。」貴兒方才就位。奏起鼓樂，先拜天地，拜公姑，然後夫妻五人對拜，擁入洞房合巹，才子佳人坐滿一席。這個花燭新聞，真是千古未有之奇。逢玉看貴兒豐潤而香澤，比那梅花村相見更覺可人。再看金蓮：

浣雪蒸霞骨欲仙，況當十六正芳年。畫眉窗下嬌新月，掠髮風前鬥晚煙。

桃露不堪爭半笑，梨云何敢壓雙肩，更餘一種難描處，銷盡人魂實可憐。

逢玉喜不自勝。那金蓮偷眼看逢玉，見他生得：

眉飄偃月，目炯曙星，鼻若膽懸，齒如貝列。神爽朗，玉潤冰清；氣軒昂，龍行虎步。

鏗騰鋒露，誠引不世公卿；善武能文，洵矣一代英俊。

金蓮暗暗喜歡。飲了一回，李公主挽著梅小姐道：「奴二人且去抹會牌耍。」梅小姐笑向逢玉道：「郎且到高陽台做個快活三！」逢玉扯住二女道：「小生尚不曾奉敬賢妻，既要打牌，且各吃一杯去。」李公主道：「奴醉了，饒奴去罷。」逢玉那裡肯，抵死扯住，叫侍女斟上酒來，捧至二人面前道：「請各飲一杯。」梅小姐道：「二位玉美人花心動了，郎勿只管雙勸酒。」李公主笑把玉扇兒輕輕向梅小姐打下道：「爾只管說是麼！全沒些規矩。」梅小姐大笑，各飲一杯而去。金蓮欲辭貴兒回自己房中，逢玉挽住，掩上房門，擁入綉金帳，脫下紅衲襖，做那天下樂、萬年歡，這個是人人領略得到的，不須在下說得。到得次日，諸將皆來賀喜，思齋大排筵席，款待諸將。猜枚擲色，正飲得快活，忽流星馬飛報將來道：「不好了，梅大王被困在黃麋嶂了！」逢玉大驚。正是：

賞心入夜情方豔，驚報驚筵興又摧。

未知梅英如何被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文至此回，便已大結局。下二回不過作一餘波，以疏暢其氣，使不枯竭耳。部中寫四女之或先或後，或隱或現，或

勇，或志節，莫不一一活現紙上，固由舌慧，亦緣筆妙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